

首席编辑：吴南瑶

(一) 在寒冷的一二月份，谁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年花，传统上有蜡梅、水仙、南天竹等。这跟这些植物开花的时令还有习俗有关。除了上述这些外，还有一种，就是瑞香，因为它的花开放时间也是在过年前后，差不多与水仙、梅花同时。它的花虽小，却是很芳香；而且名字里带有“瑞”字，象征着好兆头。

年花瑞香

谈瀛洲

瑞香开四裂的小花，花苞簇生在枝端，一簇有十来朵。常见的有三个品种，一种是花瓣的外面为浅紫红色，内面为肉红色；一种是叶子带金边的金边瑞香，不但可以赏花，还可以作观叶植物；还有一种是白花瑞香。



瑞香原产中国。国人大约是在五代末或北宋初开始人工种植瑞香的。成书于这个时期的《清异录》(陶谷著)记载：“庐山瑞香花，始缘一比丘昼寝磐石上，梦中闻花香酷烈，及觉求得之，因名睡香。四方奇之，谓为花中祥瑞，遂名瑞香。”也就是说庐山有个和尚白天在大石头上睡觉，梦中闻到了浓烈的香味，醒来了去找，就找到了这种开香花的植物。所以这花一开始叫睡香，然后大家觉得它是祥瑞，而且“睡”的发音又接近于“瑞”，所以就改为“瑞香”了。但我对这个故事是有怀疑的。因为瑞香开花是

习惯的生活就是好的，再苦也是充满乐趣的。我们唱歌，我们写诗，我们画画，我们看球，无非是图个乐趣，在乐趣里成就了事业反而是件不太好意思的事情。意想不到的远比努力得到的收获不靠谱。习惯里得到的东西可有可无。

习惯

吴林田

习惯的朋友就是好的，闹点不开心有些瑕疵有点无奈，都是好的。如果我对你百分百地满意，日子是不是乏味了许多，如果他人对你百分百地满意，你是不是非常奇怪地问自己，他们凭什么为什么如此满意，是不是有求于我？习惯的物件是最好的，最好的物件是有包装的，包装需要漫长的时间，漫长的故事，漫长的嗜好的包装。漫长是习惯最好的派生，漫长是生命最好的礼物，漫长是人间最佳的停驻。习惯的自己是最好的，不需要变化，不需要怪异的东西进入，一切习以为常，慢慢变老。走下去，方向是山峦背后的夕阳，一直走下去，不回头地走下去，随着夕阳的余晖背影一起消失，消失在渐晚渐浓的雾色里。习惯是你和命运共同的安排，习惯就好。

逛超市购年货，超过一百元赠送一副春联，不觉中，我超过了一千元，弄了一大堆春联回来，于是没加思考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：“爸，今年别再写春联了，过几天我给你送几副去。”没料到父亲却生了气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呀，啥都想省事儿，我看慢慢地都会省事儿到年都不过了。”

父亲七十五岁，和七十四岁的母亲生活在保定曲阳一个叫孝墓的小村庄里。他们爱村庄，爱家，爱子女，更爱来之不易的祖国的今天。他们喜欢欢天喜地，喜欢车水马龙，喜欢万象更新，喜欢张灯结彩，喜欢锣鼓喧天，喜欢五谷丰登，特别是在物质极度丰裕而精神世界却匮乏的现今，前辈所喜欢的，仿佛我们已经给不了了，我们所喜欢的，却总是那么遥远……

想想父亲的气生得不是没

年味是什么？每逢岁末，横亘在心头，像一道谜题。

年的记忆之形成，总是和童年有关。九岁时，从雪域高原来到浦江之滨，几乎迷失于弄堂口的摩登世界。小年夜，站在淮海、余庆、天平、兴国和武康的五岔路口，望着那座巨轮般的建筑，兴奋得像等待启航的船客。倏忽一晃40年，武康大楼近日拆除了“空中蛛网”，又让我忆起儿时大楼旁已经拆除多年的那条弄堂。

诚如陈晓晓说的，每个人一直有两个乡。对中国人而言，过年的全部要义在于回家。空间上的家是家乡，一如春运，乐在回得来；时间上的家叫故乡，好比是春梦，痛在归不去。武康大楼边上的淮海中路1950弄，便是我回不去的故乡，记忆里最深的年轮，便是在那里刻下的。

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弄堂生活对上海人心灵和价值观的塑造，因为地处西区边缘，这不是租界里整齐规划的新式里弄，而是旧式民居组成的街坊，大多是躲避战乱从外省迁移而来的人们。

瑞香的香味过于浓烈，不符合明、清以来文人对“淡雅”的要求，有一种谬说开始流传，那就是瑞香的香气对其他的花有害，瑞香也因此被称为花中小人。

这种说法不知是何时开始流传的，但在明朝王象晋所作的《群芳谱》里就可以见到。在此书中，王象晋写道，“此花名麝囊，能损花，宜另植。”

这种说法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觉得经不起推敲。香味浓怎么就能损害别的花了？但明、清以来的文人，作书有喜欢东抄西抄，以讹传讹的毛病。这种谬说一经产生，就越传越广，差不多每种和种花有关的书，都会重复一遍。比如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谈到瑞香时就写道，“枝既粗俗，香复酷烈，能损群花，称为花贼，信不虚也。”

从一品九命的最高贵的花，一下跌落到花贼、小人的位置，这落差太大了。

民国时期的种花大家黄岳洲、黄德邻两先生，通过实验发现瑞香能损害群花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，并在他们所著的《花经》中写道，“瑞香相传称为花中之贼，其由来何？或以其香，有损他花之发育欤？予屡究之，终不获其解；然竟贸然蒙此不白之恶誉，花而有知，当呼冤不置矣……故尝自誓，如有再称瑞香为花中之贼者，予必斥之，认为非吾徒矣。”

正是因为黄先生这样的人的努力，瑞香会损害别的花木的谬说，现在已很少听到了。

《群芳谱》还记载了一种关于瑞香扦插的可笑迷信：“一云左手折下，旋即扦插，勿换手，无不活者。”这种说法只要用理性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完全站不住脚：瑞香的枝条从左手换到右手，难道会发生什么内在变化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用左手还是用右手来扦插瑞香，应该在结果上毫无差别。但就是这样一种可笑的迷信，也在明清时期的种花书上以讹传讹，广为流传。



夜光杯

前多为地上的百姓美言几句，好让地上得个吉祥年。所以，灶王爷是万万不能怠慢的，一定好吃好喝地供，并且把他骑的那头马也供好。

放下手机过大年

闫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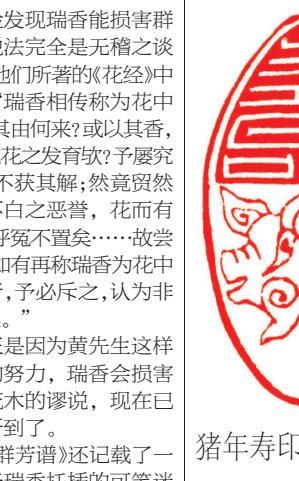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雕刻一位神气的灶王爷吧，让他身穿大红绸缎绣龙袍，脚蹬双嵌金线飞凤靴，怎么样？我够尊敬灶王爷的吧，好让他老人家保佑我们全家幸福快乐！”雕刻出身的侄子抢先在群里说。

“那我画两张威武凶猛的门神，贴在爷爷奶奶家的门口，让那些凶神恶煞们看见就打颤。”上美院的侄女也不甘示弱。“一言为定。”侄子说，“三天时间搞定。”侄女说：“那没问

弄口梧桐树影，弄内小巷纵横，集中了天南海北的100多户人家，煤球炉、洋泾浜和老虎灶，八方杂处，唇齿相依。一年中，数两个时令最为闹猛。一个是盛夏，弄堂里纳凉的人像澡盆里溢出的水，站着、躺着和坐着的人铺满街沿，把

所有的路口当成露台，据为己有。另一个就是春节，一过腊八，便是孩子们的世界，翻墙上屋顶玩捉迷藏、抢弄堂里的公共竹竿晒年货、把马路边剪裁下的树枝拖回家当柴烧，把小鞭炮扔进邻居家煤球炉恶作剧。在那个自由王国里，住弄堂胜过住公寓，感觉天生都是君王。

年味这个东西并非虚无缥缈，而是实在有形的。它需要动用你的全部器官去感知和体味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年在舌尖上。那时候哪有下馆子的说法，每逢过年，家家点火，户户冒烟，弄堂里的炉子煎炸煮炖，满街飘香，苏北的肉圆蛋饺、宁波的年糕汤团、广



猪年寿印（篆刻）陆康

木，种得好的话可以年年开花，所以过节花谢后把它丢弃就太可惜了。

种植瑞香的要领，除了要用肥沃疏松的壤土来栽培它，不能让它根部积水外，就是瑞香畏热，夏天不能把它放在大太阳底下晒，而要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。我曾经种过一盆很好的瑞香，本来春季长势很好，可是暑热的时候一味想着要给它充足的光照，把它放在大太阳底下，结果热死了。注意了这些，瑞香就会年年开花。

瑞香既吉祥又芬芳，会每年陪伴我们度过快乐的一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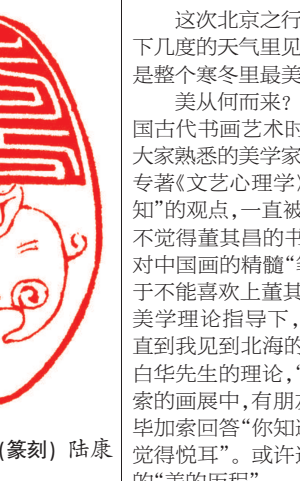
(三)

瑞香是种多年生的灌

东的熏肠熏腊，门楣上写着三教九流，年货中衬着七情六欲，锅里面盛着五湖四海，过年家门一迈即可尝遍百家，乃弄堂生活之幸事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年在眼睛里。电视机的普及造就了一代电视文化的兴起，人们不再满足于吃，而要沉醉在看。弄堂里要看电视抢位子，排排坐。央视春晚为过年提供了视觉中心。它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年的文化形式，而且强化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：团聚、家庭和欢乐。一台晚会纵览一个国家物质和精神内涵的巨变，透视一个社会前进和变革的脚步，影响至今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年在耳朵里。在全民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，渐渐地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告别旧弄堂，住进新公房和公寓楼，过年，鞭炮成为隔膜邻里有限沟通的共同语言。曾几何时，辞旧岁让位于迎财神，大年三十的鞭炮不再响亮，而成为“破五”热身的



这次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见到北海的寒鸭，这也是整个寒冬里最美的所在。

美从何而来？这是我学习与介绍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时一直要回答的问题。大家熟悉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其美学专著《文艺心理学》中提到“美来源于认知”的观点，一直被我引用。大家为什么觉得董其昌的书画艺术美，因为大家对中国画的精髓“笔墨”缺乏认知，以至于不能喜欢上董其昌的艺术。在这样的美学理论指导下，我一直“乐此不疲”。

直到我见到北海的寒鸭后，我才想到另一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理论，“美来源于体验”。想起在一次毕加索的画展中，有朋友问道，你的画不知道在画点什么。毕加索回答“你知道百灵鸟在唱些什么吗？但是你也觉得悦耳”。或许这样的体验就是来源于“认知”以外的“美的历程”。

那天下午我有正事要办，上午我一如既往地不是到景山就是到北海散步。因为我想看看零下几度后的北海与后海，所以叫了一辆车开到了北海公园。寒冬里的景色显得如此干净，湖面就像元代的画面一样，古人将后者的气韵用一个字“冷”来概括，要是大家不能体会这样的画意，敬请在寒冬到北海看看。

北海公园里有从小书本里就介绍的白塔，还有一块块古迹的介绍，明代、清代宫廷皇室为休憩、祭祀、祈福建造的建筑，雕梁画栋，钩心斗角，还有大名鼎鼎的“九龙壁”，估计是学习建筑史同学们的活教材，也是旅行社要重点介绍的地方。一来可能是因为我对中国建筑史的陌生，二来也可能是明清宫廷建筑的確在美学上略显单薄，不足以提起我对此的兴趣，美感也很难在我脑子里产生。忽然，我见到结冰的湖面里有很小的一池活水，有晦翁“半亩方塘一鉴开”的感觉。活的湖里面是成群结队活的鸭子，鸳鸯，自由地不顾严寒地游戏着。难怪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这一幕里我见到了陈琳画中的鸭子，也见到了徽宗画里的鸭子，这种通感加深了我的记忆，也使我更加觉得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。我可能是整个公园里最热爱这一幕的游客了。

我把这个最美的场景分享给爱画的朋友，一位热衷西洋美术的朋友将我冠以“自然主义”的称号，另一位熟悉中国美术的朋友则连连称赞这是“阳明心学”与“元人逸趣”。对于这三个术语，我只对第三个有所了解。对于“心学”也从不敢造次，我有的只是一种对美的来源新的感觉。

用现代的机器磨豆子，他们要推石磨，要用手揉豆渣，要狠狠地体验一下过去的那种叫“生活”的东西……

孩子们越来越起劲儿，说好了做完豆腐就跟着老人住在老家，学练毛笔字，到除夕要比写春联，让老人当裁判，看谁写得最好家门口就贴谁写的春联，让从门口的乡亲们都夸咱们家的孩子有出息……

看着孩子们叽叽喳喳，热闹闹，兴奋盎然，那不是父母正需要、正期盼的吗？年味十足，父母高兴得不拢嘴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像过个年似地过年，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生活啊！

在书香里过年，滋味悠长，充满情趣。请看明日专栏。

责编：殷健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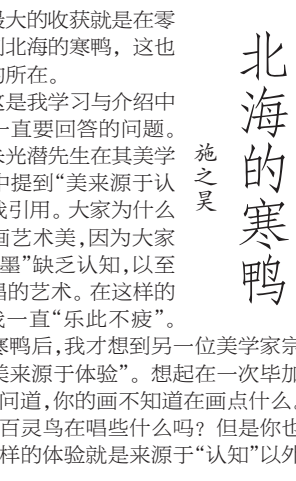
前奏，鞭炮和烟花祈福“送穷”、“迎财神”和“开市贸易”，表达了对财富和金钱的热望。

当下的时代，年在手掌中。抱着一部手机，几乎可以完成全部的过历年式，订年夜饭、淘年货、写拜年微信、看春晚、抢红包、拍抖音，互联网模式下的年，每个人都是发报员，手指动动，顷刻间便模糊了所有的异乡，消解了所有的思念，统一了所有的问候，人们不再走动，不再见面，不再麻烦。

年味没有消失，只是一直在流变，以前的“年”是弄堂里的小孩，顽皮又喧闹，周身上下带着汗滴；现在的“年”是公寓中的老人，持重而静好，摩挲左右盘起包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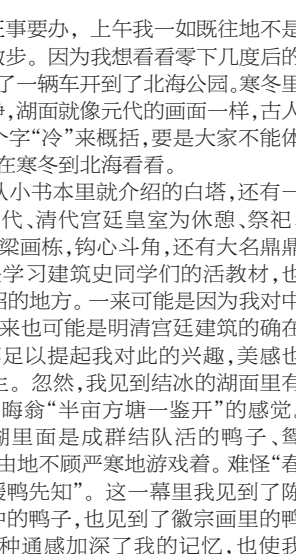
年味的寡淡，既取决于衣食住行之变，亦受制于喜怒哀乐之化，是心境使然。

放眼中国的大城市，每逢过年，家庭越来越小，除夕越来越静，指尖越来越忙，更让人怀念起那些燃着烟火味的街坊，沾着孩子气的弄堂，里面埋藏着属于一代上海人的童年、乡愁和人情，那是真正的年味。



北海的寒鸭

施之昊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